



跨度小说文库
Kuadu Fiction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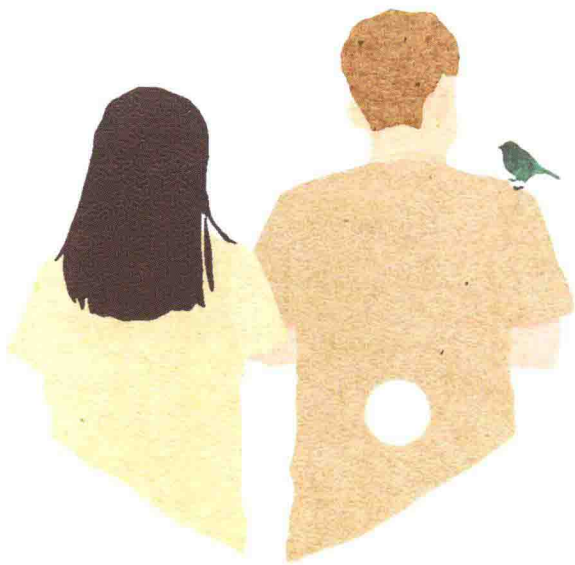


Nothing Like
You

没事就好

焦冲

◎著



- ◎天使与魔鬼
- ◎别墅◎无花果
- ◎没事就好
- ◎曼谷玛利亚
- ◎潜入深海
- ◎不存在的绑匪
- ◎网红还乡◎钻石笼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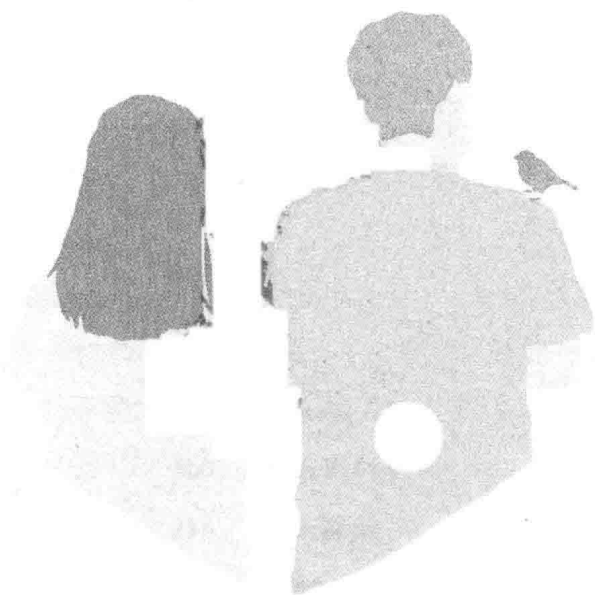
跨度小说文库
Kuadu Fiction Series



Nothing Like
You

没事就好

焦冲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事就好 / 焦冲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
(跨度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350 - 8

I. ①没… II. ①焦…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0656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5 字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小说文库

Kuadu Fiction Series

目 录

- 001 别墅
- 027 钻石笼
- 075 天使与魔鬼
- 092 没事就好
- 145 无花果
- 169 曼谷玛利亚
- 216 潜入深海
- 236 不存在的绑匪
- 273 网红还乡

别 墅

那次邂逅来得有点儿突然。春节前夕，他正在地下商场的超市采购回老家的东西，购物车不小心碰了一个挑选酸奶的女人。他连忙说了声对不起。女人穿着这个冬天流行的橘色羽绒服，波浪般的栗色长发铺展在后背，仿佛一簇葳蕤的海藻。她一扭身，有几缕秀发调皮地从肩膀滑下来，垂到前胸。她笑吟吟的，看样子心情不错，对他说，没事儿。话音才落，两人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她颇为欣喜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乡遇故知似的。他却略显尴尬，不知该说什么，但马上告诉自己要表现得自然，不能露怯。

咱们有五六年没见了吧？她放下酸奶，小拇指将胸前的头发绕几圈再放下来。这个简单的动作让他倍感亲切。上大学时她就习惯这么做。看来，她还是以前的她，变化的不过是表象。他大胆地打量她，发现时光并未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皮肤倒比记忆中的白皙光洁，不易察觉的丰腴恰好掩饰了某些角度的寡相，

透出一股养尊处优的贵气。

快七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她兀自感叹着。他有点儿跟不上她的思路，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还真是记不太清，如何情形，就更没有印象，只好附和道，是啊，真快，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她的脸微微一红，浮现出几分少女的羞涩，真的？别是客套话吧。他诚恳地说，真的。她说，那我就信了。她的表情好像因为他的一句赞美更加兴奋了。

接着，他们的目光几乎同时落在彼此的购物车内。她车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日常食物，蔬菜和水果全是用保鲜膜包好的有机品种，牛奶和果汁的瓶身上都是外文，在他看来好像蜘蛛和蚂蚁一样密集，仿佛在证明高大上的东西就是让人看不懂。相对来说，他采购的大部分东西就有点儿寒酸，不是打折就是搞促销买二送一，被透明胶带绑在一起，透着精打细算的气息。

她问，你要回老家还是回老婆家？他沉吟道，回老家，看爸妈。他的语速就好像刚刚才做了回老家的决定。她笑笑，又问，孩子几岁了？男孩女孩？他迟疑道，还没有呢。她略显惊讶，怎么还没生？你们不是早就结婚了吗？他说，她还不想生。他的表情似有难言之隐，她看出来，却没有放弃追问，继续道，赶紧生吧，你都三十二了。被戳了痛处，好像浴室顶棚的一滴冰水冷不防落在天灵盖，让他微微战栗。他难掩窘迫地敷衍道，嗯，我一直都在给她做工作，生孩子还是早点儿好，看来你已经当妈了？

她连忙笑着摇头道，没有呢，我老公暂时不想让我生，先过几年二人世界清净日子，以后想要热闹了再生，少说也得生三个。

她身上有一种压倒他的气焰，虽不动声色，却能在无形中感觉到。他皮笑肉不笑地恭维道，你算是享福了，遇到那么好的老

公。话一出口他就有些后悔，怕她拿以前说事儿，把他堵回去。

可出乎意料，她像完全忘记了两个人的曾经。她说，嗯，他对我是挺好，女人遇对人比什么都重要。后半句话又让他为之一凛，可她的表情云淡风轻，完全不像在翻旧账，他也就没有多想，那样反而显得自己心中有鬼。

他终于主动问她，你过年回家吗？他们并非同乡，即使回家也不顺路，他这么问只是想把话题抛到她身上而已，他不想过多谈论自己。他的目光集中在她身后的背景之上，仿佛镜头将焦点躲开，故意虚化她的存在，让她在心里也变得模糊，好像浸了水的字迹。

不回，明天我爸妈来北京，一起过节，我老公说热闹。她转而叹道，其实我倒喜欢两个人，爸妈来了总是爱管闲事，看这不顺眼，看那也不顺眼，简直没法沟通，真是活在两个时代的人。但是他想尽孝心，那就照他说的做吧，反正他挺有耐心的，上次还教我妈怎么玩微信。说到这儿，她停顿一下，笑道，不过我早把我妈拉进了黑名单。

多年不见，朱晓傲进行“家庭秀”的功夫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就像大多数主妇在唠家常一样，根本感受不到她有丝毫炫耀之意。其实呢，不管她使用眼神还是动作装饰，赵森都能感受到这番话的弦外之音，除了夸奖老公，还在有意无意刺痛他。也许是自己过于敏感，事实如此——当自己过得不如大多数人甚至低于平均值时，那一切在别人看来很正常的聊天内容也会挫伤薄如蝉翼的自尊。

赵森不知该如何接她的话，只轻轻地哦了一声，表示在认真听，但没有共鸣也没多大兴趣。她却一点儿都不在乎他的态度，又问他，你的微信号多少？我加你。他抱歉道，我没开通。她像韩剧女演员一样夸张地将嘴巴张成O形道，不会吧，是不是不想

我加你？他遗憾地摇头，真不是，微博微信这些我都不玩。她仿佛悟到了什么似的，说，光伺候老婆了是吗？可也不能跟不上时代，回头赶紧补上，然后告诉我。他说，行，有空一定搞。其实他开通过，却一直没闲情玩，自然一直没有加过她，也没想过要加她。他猜想她的朋友圈里一定都是晒各种好吃的好玩的，还有秀恩爱以及心灵鸡汤代购信息之类的吧。

那次邂逅，他们在超市里聊了大概二十多分钟，几乎都是她在说，好像她急于要把这几年他缺席的生活状况告诉他，不管好的坏的都让他悉数获知。她唯一的目的仿佛就是要搅动他的回忆，刺激他的神经，让他过不好这个年。其实不管她是否说这一堆，不管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表达，只要她出现，他内心就不可能波澜不兴，他一定会因此想起多年前，两个人还在一起的时光，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仿佛梅雨季节的乌云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块，令他难受，让他无端生出烦恼和感慨。

分手的时候，她说，有机会邀请你到家里玩啊！他只当她是客套，此后几个月内，她也确实没有再联系，让他意识到他们俨然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不会再有交集，那次相遇不过是千分之一的巧合。假如她知道他现在的真实处境，她一定不会拿正眼看他，说不定还会尽情奚落、幸灾乐祸吧！

就在他几乎忘了此事时，她却拨通了电话。他的手机号这几年换了两三个，上次相遇时互留了手机号，而她给他打来电话时用的却是座机，她说这是她家的号码。眼下已过了小满，北京进入了最美的季节，到处郁郁葱葱，她的来电却像一场冷雨，让气温顿时跌落好几度，他不明白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她还要来撩拨他，唤醒那些尘封的记忆，难道是故意为了让他纠结，承受所谓道德和良心上的谴责？他不信这一套，他倒要看看她给他下的什么套。不管怎样，只要他接招就是了，生活到底能残酷到何种程

度，他已领教过。

2

润泽庄园在北五环外，赵森上网查了一下就有些后悔答应她的邀请去做客了。之前他并没有听说过这地方，还以为就是个普通小区，顶多也就是名字起得唬人，稍微高档，比天通苑好一些罢了。以前他们在天通苑社区一起租过房。曾经，他们的理想是靠两个人的努力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小点儿也无所谓，只要不和黑中介打交道租房住就成，然后结婚还贷。那时两个人才毕业没多久，都是小白领，加起来的工资还没超过一万，要想攒够首付起码得三四年，可没用上那么久，他们就成了陌路人，一起做过的梦并没有消失，只是两个人的搭档换了，所谓铁打的梦想流水的爱人。

朱晓傲住的别墅区，贵得让他无法想象，最便宜的也要三千多万一套。她怎么可能住在那里？怎么会找到这么有钱的男人？换句话说，有钱人凭什么看上她？到底她用了什么手腕？年轻？漂亮？心机？这些她倒有，可有这些东西的大有人在。他实在想不通，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交了狗屎运，说不定她的老公是个糟老头子，早已没了生育能力，怪不得一直没生孩子。赵森看着网页上充满异国风情的 town house 效果图和庄园环境实拍，痛快而又恶毒地设想，嘴角不由得浮出一抹笑容。

她的声音比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年要快活得多，一开口就问他这些日子忙什么，怎么没跟她联系。那不是责备和追究的意思，他听得出来，不过是打个招呼，套近乎，就好像他们是隔三岔五就能见面相谈甚欢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没怎么解释，只含混地

说，瞎忙。其实，他已失业三个多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不是给的钱少，就是他不想做，要不就是人家看不上他。她又问，周末有空吗？他说，有事儿吗？她说，嗯，我想请你和你老婆来我们家玩，吃个便饭，热闹热闹，我跟她可有好几年没见了。他马上撒谎道，她不在家，我丈母娘做了个手术，她请了年假。她说，哦，那你一个人在家也没意思，过来吧，我老公不在家，他跟合作伙伴出国考察，要做个项目。他犹疑道，那……方便吗？她说，有什么不方便？他不在更好，我们可以好好叙旧，上次时间那么短，都没聊够。

鬼使神差般，他答应了。现在的她对他来说就像一个谜团，他迫不及待想解开，甚至想进入她的脑子，看看她都在想什么。她给他留下地址，包括乘车路线，告诉得相当仔细，还问他是坐车还是开车来，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口误，上次在超市遇见时，她已经知道他还没有买车，而她开着一辆卡宴。她还曾想送他回去，或者捎上一段，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而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出于自尊，他可不想坐在被自己甩了的前女友车里，听她炫耀现在生活得多么优渥。

时间就定在周六，她让他下午再过来，因为上午她要出去采购，并且起床很晚。她说这句话的口气就像全天下的富人都习惯晚起，新的一天从中午开始一样。他答应了，挂掉电话，顺手到网上查了一下“润泽庄园”，从位置和最近的公交车站来看，完全就是她说的那个别墅区，不是重名也没有搞错，她确实发达了。坐在椅子上的他往后靠去，差点儿失去重心跌倒，他忽然气不打一处来，站起来踢了椅子几脚。妈的！他在心里骂道，也不知道骂谁。

尽管现在的日子有些拮据，但赵森还是没有空手去看她，他不想被她看扁。在超市里转了转，他最后决定买一瓶红酒作为礼

物，不只因为喝红酒是装逼的象征，是有钱人爱做的事，更因为朱晓傲喜欢喝。至少以前他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她就比较小资，每周末都会在外面吃一顿，多半她会选择西餐厅，有红酒有牛排。说实在的，他喝不惯，也不爱吃西餐，就是为了陪她，哄她高兴，才会装出喜欢的样子，同时也对红酒稍微进行了点儿研究。

她可能不会想到，就是因为红酒，他才会跟那个女人搞上，继而和她分了手。有时候他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如果她不喜欢装小资，偏爱红酒，他也不会为了她去什么破酒庄，就不会遇见官宦之家的女儿卢姗姗。那时候，赵森一直想考公务员，可考了两次都没考中，分数够了，却总是在面试阶段被刷下来。他觉得有黑幕，是因为自己背景不行，更准确地说，他一穷二白。当无意中得知卢姗姗的父亲是某市一把手时，赵森对卢姗姗展开了猛烈攻势。起初卢姗姗对他并不感冒，并非因为围着她转的男孩多，早几年确实不少，可都并非看中她这个人，后来随着年纪渐大，加之她长得很一般，家教又严，那些男孩眼见得不到实惠，便都听从下半身去另觅佳人。

被迫变得寂寞高冷的卢姗姗对男人存了戒心，也失去了信心，从一开始她就觉得赵森接近自己的目的不纯，好脸是从来没给过的，也不接受他的任何邀约。可赵森那时却吃了秤砣铁了心，势必要把她追到手，然后借着她父亲的关系，让自己能有份稳定的好工作，吃上皇粮。卢姗姗他谈不上有多喜欢，却也没有太讨厌。为了把她搞到手，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惜和朱晓傲分手，颇有破釜沉舟的劲头。女人，不管多么骄矜，只要男人脸皮够厚，她就会慢慢地被感动，因为女人的心始终要比男人软，何况卢姗姗这样一个老处女。在赵森的百般殷勤下，她终于动了心，和他谈起恋爱来。无奈，她的家里人根本不同意。他们看不

上这个穷小子，就算他比女儿学历高对女儿好又怎样？还不是要仰仗着卢家来打天下？这是最不让人省心的，难保他不会过河拆桥。

会做人——这是家里长辈在赵森还穿开裆裤的时候对他的评价。当他还是小孩子，就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谁给他糖吃就说谁好，让他亲一口他就亲得叭叭响，一旦想要的东西拿到手，则马上变脸，不再跟你亲昵。大家都夸这孩子机灵，将来在社会上混得开，尤其当这个世界变得愈加势利时。对待瞧不起自己的人，赵森自有办法，除了继续表现出对卢姗姗死心塌地以外，他开始了解未来岳父岳母的喜好，从女朋友的嘴里偶尔获知一星半点儿，慢慢积攒，渐渐这两个爱女心切的封建家长形象在他心里明朗起来，仿佛一开始工笔勾勒出轮廓，而后一点一滴上了色，一幅杰作即将大功告成。

卢姗姗不愿意透露太多，她的意思是就算和父母决裂，也要跟他在一起。想不到她竟然有这种豪情，冒着庸俗电视剧里的傻气，他怎么能让她这么做呢？他要她一个人有什么用？失去了家庭的卢姗姗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因此他开导她，说血浓于水，亲情是剪不断的，不要意气用事，凡事交给他去办就好，他有信心让一切变成坦途，按照他设想中的发展下去。在他看来，本来那就是顺理成章，尽在掌握，只是需要假以时日。人心都是肉长的，胳膊拗不过大腿，女大不由娘，何况卢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两个老人可不想看她受委屈。在冷战了两个多月后，他们的关系逐渐缓和，一切都在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

卢家父母第一次邀请赵森去家里吃饭时，他便意识到这不仅是个机会，也代表着他们开始接纳了他，虽然在饭桌上和闲谈时，卢父光说些用不着的，不点正题，可他的态度表明这个家欢迎他。其间，卢家父母问起赵森的家世，得知他一穷二白，便鼓

励他好好努力，话里话外并没有要帮他的意思，也没有与此相关的暗示。赵森虽然心焦，可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他认为卢父一定会对自己先进行考察，不可能这么快就把他当成一家人，尽管他已经上了他们的女儿。也许当务之急是要把卢姗姗的肚子搞大，这样就能尽快结婚，到时候，卢父再不伸手援助女婿就连老天爷也看不过去吧！

另外一方面，卢父到底能帮上自己几分，赵森不敢确定，他也需要探探底，看看这个所谓的市一把手在卧虎藏龙的京城有多大本事，能翻起多高的浪。可人算不如天算，只能怪他的运气太坏，近乎完美的计划像红地毯一样才要徐徐展开，就被迫叫停，灰溜溜地重新卷起。赵森已然整装待发，正欲走上人生舞台，灯光舞美音乐等却全都戛然而止，叫他无所适从：一种从未有过的荒寒与孤寂从脚底直达脑顶，仿佛置身北极。



选来选去，他挑了一瓶将近两百块钱的冰白，国产，曾是朱晓傲最爱喝的一种。她觉得冰酒要比干红干白甘甜清冽，那感觉就像在谈一场默契十足的恋爱，几乎不存在一点儿瑕疵。也不知道她现在的口味变了没有，多半会的，也许她根本就看不上他买的这瓶酒了吧，尽管花掉他将近两个星期的生活费——没有工作，只能如此节俭。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天壤之别，上次在超市遇到，他已然察觉到蛛丝马迹，却不曾想到她离他那么远。可话又说回来，她主动找他又是什么意思？还说她老公不在家，这是平常的表述还是蓄意而为另有所指？他猜不透，也懒得猜，只能到她家弄个明白。

气温高，人们普遍穿了短袖和短裤。赵森一直宅在家里，无从感知气候变化，仍旧身着长裤长衫，只觉燥热，倒还没到出汗的地步。临出门前，他在小区门口买了个煎饼果腹，之后又买了几片口香糖，等车的时候嚼着。恍惚间，觉得有个女孩站在身旁，和他一起等车，那不是别人，只能是朱晓傲。两个人开始谈恋爱是在大二时，毕业后都留在了北京，每逢假日，一块出去采购游玩，手拉手站在车站前等车。车站旁总会有一些推着三轮车卖水果或是其他零食的小商贩，有时他们会为了几块钱讨价还价，直到看见车来了，才肯扔下钱，他拽着她往正在停靠的公交车跑，而她总是嚷着，还没找钱呢！那段日子清苦而快乐，如果一直这么下去，现在又会怎样？是不是已经结婚生小孩，哪怕还租着房子？也许会离开北京吧，他觉得，毕竟人骨子里都渴望享受，暂时的吃苦还能忍，时间一长就会发生突变，这其实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公交车来了，他提酒上车。人不多，坐在靠窗面朝后的座位，恍惚觉得车在倒开，时光仿佛倒流，载他回到过去。他在心里苦笑，原来自己后悔了，选择卢姗姗是他前半生最大的错误，可落子无悔，谁又能预料到卢父出了事情呢！贪污腐败，被人举报，贪官下马的时候，有人拍手称快叫好，有人却吃了苦头。几乎一夜之间，卢家就什么都没了，卢父进了监狱，卢母受不住打击，精神出问题，有时甚至不认识卢姗姗。也许对他这样一个外人来说，损失还算小的，不过是没能沾上光，白白付出那么多心血，和卢姗姗相比尤其显出优势来，毕竟他以前便一无所有，她却是从云端垂直掉下，没有摔死已算命大。以前和她父亲关系不错的同僚朋友，对她唯恐避之不及。她拿他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以为他会对她不离不弃，可对他而言，她什么价值都没有了，甚至连做个普通的女朋友都不够格，她比朱晓傲差得远哩！

确定卢父不可能东山再起，赵森跟卢姗姗分了手。他没有当面明说，怕她纠缠不休。家庭变故之后，她有点儿神经兮兮的，他怕再次刺激到她，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他辞职，收拾好东西，从她的世界中就此蒸发。此时距他和朱晓傲分手已有两年多，他对她的状况一点儿都不知晓，也没脸回去找她。考公务员这码事就此打住，重新租房找工作，一个人过起了北漂的日子。这期间，也谈过两个女朋友，但都没能修成正果。不是人家嫌弃他，就是他看不上人家，总拿别人和朱晓傲比，要不就和卢姗姗的家世比。有段时间他又到那个酒庄，企图遇见第二个卢姗姗，却恍惚发现卢姗姗的身影，以为她在惹摸他，吓得他一直没敢再去。

一个条件好的女人钓到金龟婿的概率远比一个平凡男人抱得金枝玉叶的机会大。意识到这点后，他才彻底断了找富家女做老婆的念想，认真反思，可怕地发现之所以会有攀附别人的想法，主要是因为和卢姗姗的这段交往让自己迷失了本性，以前拜金并不严重，也不曾想过要依靠婚姻发迹，是卢姗姗让他误入歧途，还以为这种好事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真是猪油蒙了心。狠狠一番自责后，全力投入生活的洪流，却发现今非昔比，没什么工作积累的他要想找到好工作拿到高薪很有难度，常常做着做着就没有了耐心。

想起上个工作，他辞职并非心血来潮意气用事，本来打算好好干，可挣扎一番，最终不得不放弃。常常加班加点他能忍，可老板明显瞧不起他。都三十多了还在做普通职员，被人使唤来使唤去。他的同事都比他年纪小，甚至直接管理他的顶头上司也比他年轻，比他经验丰富，比他有胆识有魄力有洞察。没承想和卢姗姗好了一场，削尖脑袋往她家的权力圈子里钻，反成了跟不上时代的“烂柯人”。

业务水平不行，他便学，拿出上学时的劲头。可工作不是考试，要实战才行。在一次广告战役中，总喜欢为难他人的刁钻甲方下了套，把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公司，老板和其他员工都不愿意碰触，便落在他身上，表面是赏识重用，其实是想逼他辞职。完成甲方要求的曝光量互动量参与度必须要靠一部分水军作假才行，他对此并不熟悉，而老板也不会批钱给他做这种事，除非那个客户很重要，不像现在这般鸡肋。

结局注定惨淡，甲方提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台词，说要解约。解约后，老板找到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提前走，非要让老板骂一顿，当留着半长油腻头发的老板将唾沫星子溅到自己脸上时，他伸手摸了摸，竟有一股可怕的快意。为了拿到补偿金，他就是不主动提出辞职。老板再凶，也得照着合同办事，多付了两个月的工资，像踢走一颗毒瘤，不让他在这里碍眼。

被辞退后，他觉得前途惨淡，看不到任何希望，就像有人控制不住食欲和体重一样，他毫无节制地持续消沉着，像被抽走了灵魂，只剩一副行尸走肉，终日吃喝上网打游戏，过一天算一天，不清楚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他每天吃得不多，也很少出门暴露在阳光下，导致他皮肤苍白，身形和面庞都呈现一种不健康的消瘦，站在大太阳下仿佛一个鬼魂。来自售票员口中的到站广播，陌生得恍若隔世，用了很大力气才记起该在哪一站下车。

目力所及之处，并未见到所谓的润泽庄园，而是片荒芜野地，只在稍远处才有几处厂房一样的建筑，在阳光下反射着惨白的光，仿佛狐仙鬼魅点化的住所，轻轻吹口气就会涣散无形。想起朱晓傲在电话里说的路线，盯着孤零零的站牌看了会儿，赵森叹气，还以为这是她的恶作剧，故意耍他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不见人影，他凭着直觉继续往前走，才看到条土气狼烟的街道，跟路边小商店的主人一打听，才得知下错了车，应该再坐